

街巷鼓聲

王拓·著



□王拓著

街巷鼓聲

• 遠景叢刊之
102 •

聲 鼓 巷 街

遠 景 叢 刊 102

著 者	王	拓
發 行 者	鄧	楨
出 版 者	遠 景 出 版 社	
	合 北 郵 局 36—575 號 信 箱	
	郵 撥：1 0 2 2 2 1	
發 行 所	遠 景 出 版 社	
	合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2 號	
	電 話：7 1 1 — 7 8 7 1	
門 市 部	出 版 家 書 城	
	合 北 市 忠 孝 西 路 一 段 72 號	
印 刷 所	其 宗 印 刷 廠	
	合 北 市 環 河 南 街 二 段 113 巷 7 弄 16 號	
定 價	新 台 幣 40 元 港 幣 7 元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65 年 3 月	
再 版	中 華 民 國 67 年 10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 版 權 • 翻 印 必 究

「街巷鼓聲」目錄

從當代小說看知識份子的迷惘與徬徨	一
當代小說所反映的臺灣工人	二
俄羅斯草原上的鼓手	五
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	五
廿世紀臺灣文學發展的動向	八
讓文化建立在我們的土地上	九
歷史潮流中的進步與倒退	一〇
瘋狂邊緣——談談洪通和他的畫	一三
期待一個藝術家的成長——看朱銘木刻的感想	一四
期待一批現代的「陳達」	一五
梁山泊的崛起與沒落	一六
附錄：訪問王拓（鍾言新）	一七

從當代小說看

知識份子的迷惘與徬徨

• 徬徨與迷惘 •

所謂知識份子是指那些以從事腦力勞動為職業的人們。在中國，知識份子的前身就是「士」，「士」的特性在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次極大的蛻變，從西周到春秋時代的「士」遠不同於秦漢大一統時代以後的「士」，但是，習慣上，一般人對此很少加以區別。一般所謂的「士」——就是俗稱的讀書人——其實指的是秦漢大一統以後的「士」，大體說來，他們具有以下幾種普遍的特性：

①讀書人一般的是比較賤視體力勞動，因此也不肯參加體力勞動。這個現象與孔子、孟子都有關係，孔子曾經斥願意為農的樊遲為小人；孟子則把人分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兩個階層，勞心者是統治者，是被人服侍的；勞力者是被統治者，是服侍人的。所以，讀書人都喜歡勞心，不喜歡勞力。

②絕大部份的讀書人都是脫離生產部門、不治生產的消費者，所謂「四體不動，五穀不分」

的人。

③ 只有讀書人才有資格做官，並且藉做官而發財。因為做官要經過考試，考試要會做文章，因此，做官的讀書人多數能寫好文章，而不能辦事。

④ 做官是讀書人唯一的出路，因為讀書人不治生產，只有做官才得活，不做官便不得活。如儒林外史所描寫的周進、范進之流，未做官時窮到三餐不繼。

⑤ 讀書人的前途要靠統治者提拔，而不是靠老百姓擁戴，所以都只知忠君而不知愛民。他的權利是做官，義務是維持既有的統治。

讀書人脫離生產部門而專心於讀書，原是為了通過考試以便謀得一官半職，但是官位有限，大多數的讀書人便只有遭遇落榜的命運。官場的成就既然無緣，讀書人照理應該回到生產部門去參加生產才對，但因為中國讀書人的傳統一向是賤視體力勞動的，認為這是勞力者，是下賤的；因此，即使是從農村出身的農民子弟，一旦沾惹了書本，便也養成這種賤視耕作勞動的習氣。同時，讀書人因為賤視勞動，不肯參加勞動，結果養成一身的病弱，俗語說「文弱書生」是很適當的寫照，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連縛雞之力都沒有。先是他遺棄了自己所藉以生長的土地，脫離了他原有的勞動階層，這時，他的農村鄉土與原來的勞動階層也要把他遺棄了，他連一點耕作勞動的能力都沒有。於是，讀書人在這種前進無路，後退無門的情況下，絕望、迷惘、徬徨便成為

普遍的現象了。儒林外史對於傳統讀書人這種普遍的迷惘與徬徨的感情與現象有非常生動、鮮活的描寫與刻劃。現在，歷史已經由專制皇權的時代變為自由民主的時代，社會已經由封閉保守蛻變為開放進取，農業社會已經蛻變為工商社會了，但是，專制皇權時代的傳統讀書人的特性與普遍瀰漫着的徬徨迷惘的心情，在今天臺灣的知識份子羣中似乎仍然普遍存在着，這是很令人感到驚訝的。因為對這個問題懷着深刻的關切，我開始閱讀臺灣出版的當代作家的小說，試圖透過作家的觀察與見解，來幫助我更深入地瞭解這個問題。

在還沒有借助於小說之前，我認為先把臺灣目前已經步入高度商業化的社會特徵先做一個輪廓性的說明，可能對後面我所選擇的幾篇小說的分析與討論有重大的幫助，因為在讀這些小說時，我發現了我所選擇準備在這裏討論的，幾乎無例外的，都在相當程度裏反映了我們所生活着的這個社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與社會特徵。所有高度商業化的社會，都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特徵：

①不僅是由工人所生產的生產品變成商品，而且連工人勞動力本身也變成商品。在這樣的社會裏，商品的生產佔着統治性的地位。

②商品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利潤，因此利潤便完全支配了商品的生產。有利潤但不實用的商品也大量製造，沒利潤但為民生所需的商品也不製造，於是便造成商品生產不能配合社會需要的現象。

③商品利潤決定在低成本與高售價，爲了高利潤往往便只有抑低成本，抑低成本便要盡量削減工資與原料價格。因此，被犧牲的便是工農階層。

④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資本必然是高度集中與大量累積來的，因爲商業利潤必然要再投資以改良生產設備，生產設備改良便能創造更多的利潤，如此便必然產生資本的高度集中，而小企業在設備、資金都不如的情況下，最後便只有像小魚被大魚吃了一樣，被大企業所兼併了。

這些現象與特徵在人們的腦海裏便產生影響，而形成種種複雜的意識形態，而在這種種複雜的意識形態中，最佔支配性地位的是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因爲要開闢自由市場，同時又要在各商業集團間作利益競爭，因此在意識上便形成極端的個人化。這種個人化在經濟思想上的表現就是自由放任。但是太講究個人主義，最後必然就會成爲自私的利我主義；在競爭中追求自由放任，結果便會成爲大吃小，強侵弱。商業化社會裏的人，表現得最普遍的行爲現象之一，便是自私自利，自由放任與大魚吃小魚。商業社會在意識形態上另一個明顯的特徵是商品崇拜、物質崇拜，在商品社會中，一切人的關係都藏在物品的關係背後，人們看到商品的威力，可以取得大量財富，於是便產生商品崇拜與物質崇拜的意識。從此，又滋生出拜金的思想，萬事以金錢爲第一。於是人與人的關係被商品物質與金錢所取代，不僅物的價值取決於它的售價，人的價值與社會地位也取決他所擁有的金錢，金錢變成衡量一切價值與人唯一至高無上的標準。王文興所寫的小說

「家變」在這方面有很好的反映，——雖然在這方面他似乎把問題過份誇張了、澈底化、單面化了，但是那些商業社會的精神與思想特徵却很清楚地在他的小說中反映了出來。

「家變」是描寫一個青年知識份子范曄和他父親之間的關係，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作者很努力地描寫范曄童年和父母生活的情形，這時父子之間有很深的親情。第二部份，范曄已經長大了，漸漸對父母的生活及種種行為感到極端的不滿，因為父母的貧窮、小器、無知，使他覺得很沒面子，很覺得羞恥。第三部份，范曄已經完全成長，並且已經成為大學的助教，可以賺錢了；而此時，他的父親又剛好退休失業了，於是他對這樣重的家擔感到不滿，便更加懷恨着他父親的不爭氣與貧窮，他對父親這種毫不掩飾的鄙視與敵意終於逼使父親離家出走了。這個故事取名為「家變」是很適切的，因為小說情節的發展都集中在描述家為什麼變、以及家如何變的全部過程。其實在這個家裏，父親母親並沒有變，他們都還是和范曄在童年時一樣的貧窮、無知、沒有社會地位，真正變了的是范曄這個人，他由純稚的兒童變成一個大學畢業的、在歷史系當助教的年輕知識份子，在這個變化的成長的過程中，他完全接受了現代商業社會所有的價值觀念與標準，他用這一套標準來衡量自己、衡量父親及所有的人，因此，凡是富有的、體面的人他便尊敬他，貧窮的、不體面的人他便輕視他，這種完全以金錢為基礎的功利主義的態度，終於使他們父子對立起來，終於使父親被逼得不得不離家出走，終於使這個家不得不變了。

從寫實的觀點來看，這部小說確實反映了現代商業社會某些深刻的真實面貌，今天這種極端重視個人的、金錢的商業文化裏的倫理觀念，已經相當普遍地泛溢到臺灣的社會，不但反映在家庭中代與代間的關係上，並且也反映在許多年輕一代離鄉背井流落到都市，遠涉到異邦去追求黃金夢的行爲上，家鄉是貧瘠的、祖國是落後的，於是一批批的人像潮水一般被金錢、地位的夢想串在一齊，湧到都市、湧到異國，不論成功或失敗的，大多數人都是一去不回頭的，因為家鄉與祖國都是貧窮的，沒什麼搞頭的，回去反而累贅了。基本上，這樣的心態是和范曄對待父親的態度是一致的、相同的，都是商業社會裏極端個人的、金錢至上的功利主義的態度。但是，這部小說對主要人物范曄這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青年的描寫，我認爲似乎是過份簡化了。因爲范曄即使全部接受了商業社會金錢至上的觀念與標準，對父親的態度無論如何也應該會受到傳統文化重視「孝順」的道德觀念所影響，而多多少少會在心理上、感情上表現出某種程度的罪惡感，而使他顯得迷惘、徬徨的吧？但是，小說中的范曄似乎是很單面性的人物，他除了現代商業社會中極端個人的、金錢第一的思想以外，似乎沒有受到什麼傳統文化的影響，這種情形在臺灣的社會裏是很不可思議的、不可相信的事情。例如：在他父親六十六歲生日那天，他們一家人一齊吃飯，他的父親爲剛剛上來的一盆菜問說：「這是什麼呀？」這本是一句很平常的問話，但是他的憤怒的反應却很令人吃驚：

「你連這都不曉得是什麼？你再看看，這是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個個百姓都吃的——連小孩子都認得的豬肉！」他怒聲罵道。（「家變」一九七頁）

當他的父親喝湯時，把一瓶味精倒了差不多有半瓶到自己的碗裏時，他的反應更是不近情理，而且事後對這種態度沒有半絲罪惡感與悔意。

范曄拍桌大咒，他說你曉得這是什麼湯你知不知道！這樣子的糟塌物！他於是不許他的父親嗜喝他小碗裏的湯。他的父親乃之不再敢去動捧他的那一小碗蚌蛤湯。過了一會兒，他的父親打算從那一隻大碗裏拿一點湯到他此時已經吃空不留一飯的他的飯碗裏，范曄見了立霎馬上呵咤他：「這也不准喝！放下調羹，一湯瓢也不許喝。」他的母親在一旁求情道：「……算了，算了……毛毛——這是他的生日——」「生日怎樣？生日就可以做上皇帝了則不成？是他自己認為這個湯滋味不够好喝的，何必還要喝！——吃飯，大家不要再多囉嗦，照樣吃飯！」（「家變」一九七——一九八頁）

當他的父親把菜汁倒在飯碗裏拌飯吃時，他的態度給人的反應幾乎以為他是已經發瘋了的。

「你這又是在幹什麼？」范曄叫，劈的一聲把箸筷拍了下來，「這麼個雪白透白的飯你拿這麼黑的菜汁來弄髒它！這樣，我看你這個也不要吃了，你反正一貫的在暴拋天物。好，現在你下去，這個飯你就只能夠吃到這裏為止，現在你不得再吃，你就馬上給我下去！」

「現在他還沒吃飽哩，」他底媽代請情着說。

「沒吃飽又有什麼關係，等到明天還可以吃，現在就下去，到底聽到沒有，這一刻就下去啊！」

他父親遂就邊嘆着息邊搖着頭而下桌去。（同前）

我以為，范曄這個人物在小說中表現得，如此絕對、澈底的行為與思想是不是有點不可思議呢？

如果「家變」中的范曄的絕對、澈底的功利主義的行為，在今天臺灣的社會是不可思議的，那麼於梨華在「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這本小說中所寫的那個留學生牟天磊，也許就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具有普遍性的代表人物了。雖然他所面臨的問題及他所反應的態度與「家變」中的范曄是不相同的，但是，實質上他也是反映了臺灣這個商業社會裏的某些基本的意識形態。

牟天磊是一個當年在「大家都出國，所以我也要出國」的風氣下，終於離開了女朋友到美國留學的臺大外文系學生，在美國十年得了博士，謀得一個教中文的教職，但是却又始終對美國式的生活無法適應，而懷着強烈懷鄉病的人，十年的留學生活把他年輕時代的壯志消磨了一大半，他因此而變得謹慎而少決斷。結果爲了見一個從未謀面的女朋友，準備結婚而回到臺灣來，這使他內心頗覺得彆扭。他在國外所患的懷鄉病到了國內並沒有得到太大的滿足，不見得有他原來想像中的快樂，於是，究竟是回美國去呢？還是要留在臺灣呢？這使他感到非常的迷惘與徬徨，我想引用幾段原文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對他，以及大多數出國留學的知識份子的這種迷惘徬徨的心情能多一點瞭解與體會。

一、牟天磊與他的妹妹天美的對話：

（磊：）「……回來之前，我對自己說，如果回家之後，我心裏覺得很和平，對環境能適應，也許我就不回去了，我可以回臺大教書……。」

（美：）「……你雖然說不想回去，可能你心裏也真的那樣想，但事實上呢，你不會不回去的。」

（磊：）「我注意到你不說去美國而說『回去』，好像那邊是我的家，而現在到這裏做客似

的。」

(美：)「哦！我自己沒有注意，也許是下意識的，因為很多很多人，都在那邊立了業成家，來臺灣一個時間，又回去了，過好幾年再來一次。他們回來的時候，朋友、家人、甚至政府，都把他們當客人待，沒有人，幾乎是沒有人留下來的。」

(磊：)「但我有好多臺灣同學，讀完學位都回來了。」

(美：)「不見得都回來吧！而且他們的情形不同，他們在此地有根，而我們，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我總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裏，只是在這裏寄居，有一天總會重回家鄉，雖然我們那麼小就來了，但我在這裏沒有根。」

二、牟天磊與他的臺大老師邱尚峯的對話：

(邱：)「學理工的人不肯回來我還了解，但我不懂為什麼學文法的同學也一去不返，而寧願留在那邊做沒有意義的工作？」

天磊痛苦地沉默着，當然有許多人問過他這樣的問題：「你怎麼不回臺灣去？」可是問過他最多次的還是他自己。為什麼？沒有任何理由，唯一的，最不能叫人諒解但也許最使人了解的一個答案就是：「大家都不回去，我也不。」就好像當年出國，他曾私下問自己為什麼要出國？而他的答案是：「大家都出國，我也去。」一樣的簡單而又不簡單。還有一點就是連自己都不敢也

不願承認的：虛榮。因為出國與留在國外一樣的是一件令人——至少在臺灣的人——羨慕的事。

（邱：）「那年我去史坦福大學，他們給我不算壞的年薪，那時就十分動心，但是我終於沒有留，因為我離不開這個窩。……」

（磊：）「最苦的是，回來之後，覺得自己仍是一個客人，並不屬於這個地方。」（同前二一九——二二二頁，以上兩部份原文均係節錄，以省篇幅。）

以上的情節與對話，對於生活在臺灣的人而言應該是很熟悉的，臺灣的社會，長久以來就流行着一窩風到美國去的風氣，每一個父母，即使家庭環境不好，只要可能，總是鼓勵、甚至強迫子女到美國去的。讀了大學的知識青年，只要讀的學校、科系不錯，成績不錯，也都以到美國去為追求的目標。這種現象當然有它形成的原因，因為一般認為：美國是一個經濟繁榮、強盛富庶、自由開放的國家；甚至認為美國滿地都是黃金。這與美國商人與大兵在臺灣的豪華生活有關，他們出手闊綽，住的是豪華庭園，開的是自家汽車，於是商業社會那種物質崇拜與金錢至上的意識，便在腦海裏發生反應，便把美國當天堂，把美國人當上帝一樣來崇拜了。但是真正到美國住過的人却明白，事實不是這樣一回事。然而回來的話又有種種的困難，客觀上，社會普遍認為回來的都是在國外混不好的二、三流人；這使父母面上無光，也不願子女回來，因此，對想回來的

人構成某種心理上的壓力。主觀上，這些受過美式教育的人，在意識形態方面已經深受商業社會的影響，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思想已經在腦裏生了根。所以，要回來的理由想到的都只是他自己，像牟天磊那樣就只想到「如果心裏覺得和平，對環境適應」，他便留下來，只想到臺灣這個地方能給他一些他要的，而從來沒有想到他應該給這個地方做些貢獻，從來關心的就是他自己，而不肯付出一點愛心來關懷他曾經生活過的土地和與他共同在同一塊土地上生活的人，這種自私的人，恐怕不僅在臺灣、在美國要痛苦地喊着沒有根，即使讓他回到他自稱的家鄉，他必然也是要覺得沒有根吧？！試想，他們在臺灣住了二十幾年都尚且沒有一絲真正的感情，尚且不肯付出一點關心，那麼，對僅僅在很幼年的時代生活過，而至今已印象模糊的家鄉會有什麼樣的深情，恐怕也是不真切的，恐怕僅是一種文學性的浪漫的幻想與自我欺憫吧？因此對於牟天磊這樣一個年輕的知識份子，在面對祖國與異邦之間的去留的問題會產生如許深的迷惘與徬徨的心情，我認為根本的癥結，就在於他的太過個人的、自私的心態上。而，這正是我們今天商業化的社會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問題。一個社會不論它是多麼的腐敗與黑暗，這並不可怕，因為腐敗的總會死亡，黑暗的總會變成光明。但是，如果一個社會裏的知識份子，尤其是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如果都像在逃避瘟疫一般地離棄了他生於此、長於此的祖國，那麼，這個社會便連一點點的希望都沒有。但是，像牟天磊這樣的知識份子應該還算是好的吧？他雖然自私，但是總還有一些迷惘與徬

• 徬徨與迷惘 •

徬徨的心情不時在心裏湧現，這說明他對自己的自私並沒有完全覺得心安理得，他是在自私之外仍然具有善良一面的人，比起「家變」中的范曄那種單面性人物來，他是個兩面性的人物，他的兩面性不時地在他的心理交戰着。因此，我們不必灰心，因為迷惘與徬徨正預示着一個轉變的契機。

如果說「又見棕櫚」中的牟天磊的迷惘與徬徨是由於他的自私的心態所造成的，那麼我自己發表在第二卷第十二期的「中外文學」裏的短篇小說「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所描寫的陳義雄醫師所面臨的迷惘與徬徨，便是與牟天磊完全不同的類型了。陳義雄是一個出身於偏遠落後而又貧窮的，既是礦區又是漁村的地方的人，由於他的小學老師的教導與鄉親們的協助，他才能到距離故鄉遙遠的都市裏讀完中學和大學。由於他這樣的出身以及他對老師和鄉親們的感激之情，使他在讀完臺大醫科以後，便毅然決然地辭謝了臺北私人醫院豐厚的薪津與美國大學優厚的獎學金，而回到他那個自古以來即沒有醫生的故鄉去替鄉親們服務了。他是抱着一種無私的、奉獻的犧牲精神回去的，他想到的是貧窮的鄉親們在遭逢病痛時的無助與絕望，他要幫助他們，為他們貢獻他的能力與愛心。但是，四年下來，他的童年的至友——一個新聞記者，——在回到家鄉採訪礦災的新聞時，却發現他改變了，他對鄉親們的病痛表現得極不耐煩，他抱怨着鄉居生活的清苦與調，怪責鄉親們在支付醫藥時的小器與斤斤計較，對於在臺北開業發了財的同班同學表現極端